

青春岁月

对于冰棍的记忆，让我永远也忘不了童年的那一幕幕。

曾几何时，在家乡那个小山沟，刚上小学的我，看着那些馋嘴的孩子缠着父母买冰棍吃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其实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妈妈能给我5分钱，让我买根冰棍吃。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来说，那时能吃上一根冰棍就是很享受、很幸福的事情啊。

为了能吃上一根5分钱的冰棍，我不知跟妈妈死缠了多少回，都不能得逞。有一年六一前夕，妈妈被我死缠硬磨实在受不了，就恨气地说：“只要你这次体操表演拿第一，我就给你买。”

我知道，妈妈从来说一不二，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乱花钱，再说家里日子苦，她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呢。于是，我就认真听讲，认真练习，每天很早就到校，学动作，练体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全校六一节儿童操表演比赛中一举夺魁，得到了全校第一名。

当我把一张红红的奖状捧回家时，全家人都开心极了，妈妈的脸笑成了一朵花，她竟然一下子给了我两毛钱，让我买冰棍吃。要知道童年的我，从来都不曾奢望有一天妈妈会给两毛钱的，我知道家里穷。



妈妈给我发奖

□胡忠伟 文/图

拿着皱巴巴的两毛钱，我心花怒放。第一个念头就是买根冰棍吃，好好解解馋。第二个念头是，也给妈妈买一根，因为妈妈从来都没吃过冰棍。当我把买来的冰棍递给妈妈时，妈妈深吸了一口，仿佛舌尖嘴角都溢满了意犹未尽的甜蜜：“甜，真甜啊！我的崽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心疼妈妈了。”说着，扭过头，用

围裙擦起了眼泪。

那是我见过的妈妈唯一一次在我面前流泪。

现在，妈妈已是头发半白，每当孩子要吃冷饮时，我都会想起童年，想起我清贫而愉快的童年，想起儿时的冰棍——那一根5分钱的冰棍，它浓缩了父母对孩子深深的爱，载满了孩子对父母厚重的情……

温暖一生的烤土豆

□佟才录 文/图

那年，我在县城高中读高三，正面临冲刺高考。为了能有一个相对良好、安静的学习环境，我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户农家里。

我租的房间与灶间相连，用一扇木窗隔开，大概有十一二平米的样子，一张大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余下的空间只能摆放一桌、一椅。房间不只属于我一个人，房东的老父亲晚间与我同住一屋、同睡一床，为此少算了租金。老房东为人心地善良，每晚我上自习回来，他早已把我的被褥铺得平平整整。我每次回来时，老人都已经躺下，不知道睡着了没有，只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。我听奶奶常说，“老人觉少”，也许老人并没有入睡，只是怕影响我学习才不出声的。我也轻手轻脚不弄出一点响动，尽最大限度地不搅扰老人睡眠。

每晚，我都伴着一盏灯火读书学习到深夜。由于幼时家贫，



我打小就患上了胃病，并落下病根儿，肚子不禁饿，一饿胃就疼痛难忍。我在县城读书，各种花销比较大，家里奶奶又年老多病，打针吃药是常有的事，仅以务农维持生计的家庭供我读书很是吃力，我懂事又早，拼命地节省开销。别的同学都买饼干、面包或水果作为夜里学习时的夜宵，可我只有一勒紧裤腰带的份儿。常常下夜自习回来不久，我的肚子便咕咕叫开了，胃也开始隐隐作痛。我一手握拳顶在肚子上以减轻痛苦，一手仍握笔坚持计算着各科习题。日子久了，我的胃痛日益加剧，有时竟会控

制不住地呻吟出声。

一天下夜自习回来不久，我的肚子又开始“犯上作乱”了。这时，我听到老人窸窣地披衣去了灶间，一阵叮叮咣咣的火钳伸进灶膛碰触锅底的声音过后，老人又回到屋内，一股诱人的香味便在房间里弥漫开来。老人把两个烤得金黄的土豆塞在我手里，慈爱地说：“来，孩子，吃两个烤土豆胃就会舒服的，家里也没啥好东西，就是土豆多……”原来老人夜里听到了我的呻吟声，看到我用手捂着肚子，猜到我是饿得胃痛，因为他发现我不买夜宵吃，以前在他家里住过的高考生夜晚学习都吃夜宵的，我只是个例外。我大口大口地吞着土豆，随着土豆一起入口的还有我顺着脸颊流淌到嘴边的泪水。自那以后，我每晚都能吃到老人为我烤的两个金黄喷香的土豆，一直到我高考结束离开，我的胃痛再也犯过。

后来，我毕业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一晃20年就过去了。这一路走来，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人和事，但大多过后不久就都变得模糊了。唯有老房东那句温暖朴实的话语一直铭刻在我心底，温暖我一生。

副刊【情怀】15

图片故事

天路故事

□许双福 文/图



去年的6月中旬，一位好朋友问我有没有时间跟他去西藏。说到西藏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人那，当去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因为它的与众不同，既令人兴奋，又让人忐忑不安，雪域高原，圣洁之地，令多少人为之向往，却又望而却步。

列车广播预告，前方即将翻越唐古拉山了，旅客们，要多喝水，吃水果，感到不适要静躺在铺位上，不要走动。而此时，我已感到胸闷，头跟要炸了一样的疼。带的袋装食品各个鼓得圆滚滚的，有的已经胀开。我坚持着，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。在广播预告翻越唐古拉山时，窗外还是风和日丽，此时，旷野里已是鹅毛大雪。我突然发现，每隔不远处，离铁路线几十米远的旷野里就有一顶小帐篷，有时只是一辆摩托车和一个人。这个人站在那里向列车行军礼，看不清男女，身着棉大衣，头戴棉帽子，脸上是厚厚的棉口罩，露出来的只是一双眼睛。荒无人烟的旷野里，鹅毛大雪纷飞，这个人将戴着棉手套的右手举起，注视着列车，纹丝不动，犹如一尊伫立在旷野里的雕像。也许，因看到了这道风景，胸闷和头疼轻了许多。我开始注意窗外的旷野，时

不时地看到小帐篷、摩托车、一个行礼的人，不少乘客也看到了这道风景，大家窃窃私语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是铁路工人？还是军人？……

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《天路故事》里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青藏铁路线上的守护神，在这海拔五千米，一百三十公里的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线上，是这些不惧高原，不畏严寒的一群普通人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保护着铁路的安全。无论天气是多么的恶劣，每天巡视在铁道线上，与孤独和寂寞相伴，与残酷的环境博弈，默默地为千万人的安全奉献着自己的年华。

只有亲临了这条线路，才会有深刻的感受，这些守护者就像一道美丽的风景，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底。他们面对镜头露出的笑容，犹如格桑花一样灿烂，把美好的时光洒在了天路上，将幸福送给了一列列长龙。

我在想，有一天我退休了，来到这里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，我不需要报酬，只是想替他们值守一下，好让他们可以回家与家人团圆。我只是想以普通人的心态，尽普通人的微薄之力，仰望长龙平安通过，心中会充满自豪，充满荣耀。



家庭相册

遍插茱萸少一人

□陈寿昌 文/图

这是十几年前二叔从老家寄给我的一张照片，当时父亲刚刚去世，我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老家的亲人，于是，他们寄来了这张照片，照片上是我的五个叔叔和一个姑姑，唯独缺少父亲。

父亲兄妹七人，父亲是老大，除我们一家在北京外其他的叔叔姑姑都在湖南老家生活。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大学生，解放后支援首都建设来到了北京。文化大革命发生后，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和母亲一起回了老家。在老家多亏了叔叔们的照顾，叔叔中有铁匠有木匠，二叔是村中的文化人。刚回到村里没有地方住，叔叔们帮忙盖起了两间茅草屋，得以让我们一家落脚。

当时，农村都是烧柴，砍柴要到二三十里外的山上去砍，父亲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难以胜任，一回只能担三十来斤。母亲

是从大城市里过去的，只会烧煤，可是当时农村根本没有煤。三叔在镇上的铁匠铺工作，于是他就通过关系为我们家买了一些煤，母亲就用薄煤做饭，减轻了父亲的劳动强度。

母亲会缝纫，且带了一台缝纫机回去，平日以缝纫为生。叔叔姑姑们有了缝纫的活儿，都是母亲为他们做，兄弟们在村子里互相帮助互相爱护，一起度过了近十年的光景。

父母平反后，又是叔叔们全体出动，把家具行李抬到汽车站，送到火车站。火车开动了，兄弟们洒泪告别。父母出来后就没有再回过老家，没想到那次分别竟成了永别。

时光荏苒，现在二叔姑姑六叔都先后去世了，但兄弟情谊永存人间。照片也成了我家中最珍贵的纪念品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

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